

【局域网】

## 老街画师

□旗王

四十多年前，我的家乡小镇中心有条几百米长的老街，路面三米多宽，青石铺就，邻街均是鳞次栉比的木质店铺，一家紧挨着一家。老街的历史到底有多悠久，已经无法考证，不过可以想象当年的老街有过多少繁华和热闹。

我记忆中的老街是那么熟悉和亲切，从上小学起，每天都要背着书包穿过老街去上学，感受着老街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淳朴憨实的民风，现在想起来，依旧是历历在目。

老街的中段曾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店铺，不到十平方米大小，它给我的印象如此之深，是因为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店铺，是一个画像店，专门给去世的人画像的店。那时的小城还流行着旧俗，家里的长者去世后，后人要将其画像供奉在堂屋的柜子上，以前没有照片，就凭对先人的记忆，请画师画一张很大的像。后来有了黑白小照片，就拿了照片去小城里唯一的画像店，请画师按照照片的模样画一张放大的黑白人像。

路过这家画像店时，我常常是瞥一眼赶紧快步走开，因为店里上下都挂满了那些被放大的故人的黑白画像，这是画师的作品，让人多少有点压抑的感觉。其实，那些画像里的人多是老人，一幅幅都是栩栩如生很慈祥安静的神情，每天那么和善地注视着老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，就像他们生前一样……

印象中的画师是一个中等个儿，皮肤白净的人，一大早就会看到他坐在自己店里临街放着的写字桌前，不时地瞧一眼放大镜下的小照片，然后用桌上放置的几枝黑白画笔专心地在画纸上描绘着，样子极其投入，老街无论有多喧闹嘈杂，丝毫不会分散他的注意力。他是画人像的，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素描大师了，听老人讲，这位画师祖上也是画画的，传了多少代就没人知道了，不过到了他这一代似乎快要结束了，因为从没见过有人跟他学画来着，有时见一个长相酷似画师的青年来给他送饭，想着这青年该是他的儿子，但却从未见过他同画师学画，所以那个小画店里，从来都是画师一个人努力地在里面工作着。

画师是个很勤劳的人，老街的店铺中他这个画店是每天最早开门的店铺之一，晚上关店也很晚，有时候碰上顾客急要的，还得连夜给顾客画出来。通常按照照片的样画一幅人像要近一个小时，如果没有照片，那得就照顾客的描述一点一点地画，再不断地修改直到顾客满意为止，那样画人像所用的时间就没个准了，有时要半天，有时得耗上一天的时间。画师是个很严谨的人，我没有听说过他拒绝顾客的要求，也没听说过有顾客对他表示过不满。画师很受人尊敬，他用他的画笔，给那些还处在深深哀痛中的人们带来了少许的安慰。

记忆中画师的店里从来没有过笑声和快乐，有的只是轻轻的啜泣和喃喃的思念之语。也许是画师见多了这种场面，他的性格显得极其柔和，常看到他停下手中的画笔低声劝慰着那些悲伤的顾客，也常看到顾客拿着画好的像激动不已、千恩万谢的样子。

画师也有不忙的时候，那时的他便静静地坐着，想得入神。谁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，画师画了数不清的故人的像，在他的脑海里，大概也有无数个伤感的故事。

在画师的店铺前来回走过了近十个春秋，直到外出上大学的那天，再次路过画师的店前，才意识到画师的生意已经大不如从前了，小城里的照相馆那两年如雨后春笋般一家接一家开业，照片可以在照相馆里随意放大许多倍，价格也便宜了许多，这样一来，到画师店里的人越来越少，画师静静坐着的时间比他工作的时间也多得多了，可画师依旧坐在他的画桌前，从没有离开过他的店。

这以后，每逢学校放假回小镇的家时，我看到画师还在他的店里端坐着，店里的摆设也还是一成未变的老样子，只是画师的模样已经老了许多。再以后，听说老街纳入城市改造的范围，而画师仍旧每天早来到他的店里，等待着或许一整天也不会会有一个顾客的工作。

几年后我毕业回到小城时，那条老街已经不复存在。老街原先的旧址上竖起了幢幢漂亮的居民楼，至于那位老画师也已经不知去向。

【此心安处】

## 信里藏岁月

□朱建华

村委会通知我带上结婚证、去办理领取独生子女相关补贴的手续，没想到结婚证里竟然夹着几封发黄的家信。

有两封是我写给妻子的。其中一封是这样的：“所珍，见信好！离家多日，想你和孩子们！干活间隙，也有年长的工友问我想家不？说不想，那是假的！二十四五的男人，不想念留守在老家的妻子和三个多月大的孩子，那是不正常。平时上班干活还好，碰上下雨天，工地上停工，窝在工棚里，思念更为强烈……无论如何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子，切记！建华写于1989年3月15日”

还有一封是收麦子前夕，我写给爱人的：“收麦子，我就不回来帮忙了，我已经写了信给了你父母亲，请他们来帮你一下。没有别的办法，回老家一趟，少挣一百多元，划不来。农忙期间，一定要注意身体……”

看完第二封信，我脑海里浮现出老家当年割完大麦、移栽棉花营养钵的场景，家家户户都是起早贪黑，披星戴月。棉花，是当时的主要经济来源。

另有两封是妻子写给我的，其

中有一段如下：“……你的心够狠的，农忙没有回来，割麦子，栽棉花、插秧，都是我父母亲和妹妹来帮我。儿子刚刚断奶，收稻子的时候，正好他满周岁，这次你一定要回来。遇到困难时，想你的时候，只好看看你写给我的信。其实，我只是说说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很多，别人能熬过去，我也能。在外面照顾好自己。”

这封信，我记得是三弟那年回无锡时，妻子用儿子围在脖子上的手绢包在一件秋衣里捎给我的。记得那天夜里，我一边闻着手绢上的乳香，一边在被窝无声地流泪……

还有一封是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时，妻子写给我的：“今天是星期天，我在自家棉花田里打公枝，回家迟了。没想到十岁的儿子在家用电饭煲煮了饭，给我送到田里来了，还煎了两条小鲫鱼。我问他哪里来的鱼？他说和同学一起钓的。虽然味道不太好，但那一刻，我觉得儿子真懂事，苦点累点都值了！家里刚刚装了电话，以后不用写信，你直接在公用电话亭往家里打电话吧……”

写信，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但在背井离乡的年代，书信来往却是与家人联系的唯一途径，而那些写信、盼信的日子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倍感温暖，弥足珍贵！

【共享记忆】

## 桑葚甜甜

□宋振东

“南风送暖麦齐腰，桑畴堪正饶。翠珠三变画难描，累累珠满苞。”读着清代叶申蓂的《阮郎归·桑畴》诗，不由得让人想起了鲁西北家乡的桑树林。

农村老家的土质主要是沙土，村子周围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沙土岗子。为了防风固沙保护庄稼，村民们就在沙土岗子上和荒地种植了大片大片的杨树、柳树、桑树、槐树等树木。村里虽然种植的树木品种繁多，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要数桑树林了——因为每年夏天可以吃到香甜可口的桑葚。

农村老家把桑葚叫葚子，有的地方也叫桑椹子、桑果、桑蔗、桑枣、桑泡儿、乌椹等。农谚说：小满桑葚黑，芒种割小麦。麦子齐腰的时节，诱人的桑葚就上市了。颗颗桑葚由绿变红，逐渐变成红紫色或黑色，像饱满的黑珍珠，累累地挂在树上，让人垂涎欲滴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就和小伙伴去桑树林里摘葚子吃。绿色和青色的葚子没有成熟不好吃，红色的葚子虽然看着可爱喜人，但是特别酸，吃一颗酸得倒牙流口水。红紫色或黑色的葚子最好吃，汁浓似蜜，放到嘴里甜酸清香，堪称人间美味。每次和小伙伴们都吃得满嘴乌黑，嘴唇、手

指头也染成了紫色。如果不注意还会把白衬衣也沾染上紫色，好长时间洗不掉。桑葚火气太大，一次不能多吃，吃多了就会流鼻血，那血色跟桑葚汁液一样一样的。

成熟的葚子，大都生长在桑树的高处。为了能够采摘到又大又甜的葚子，我们就爬到桑树上去采摘。有一次，我的一个小伙伴为了采摘到树枝高处的一簇葚子，不小心把树枝子踩断了，刺溜一下从树上掉下来，幸亏桑树不是很高，只是划伤了胳膊，否则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如今，随着桑葚经济价值被肯定，市场越来越活跃，价格也是“水涨船高”，听说一斤鲜果能卖到七八元甚至十几元，人们越来越重视桑树种植，并且逐年扩大种植面积，形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。农业技术人员经过多次对桑树的嫁接改良，葚果长得品质又好产量又高。人们在食用鲜果的同时，经过深入研究，还开发出了桑葚干、桑葚酒、桑葚醋、桑葚膏、桑葚饮料等众多桑葚新产品。桑树林不仅防风固沙，现在又成为当地人们的“致富树”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含香。如今虽然已经离开家乡多年，但是每每回想起老家的一草一木，心里总是暖暖的，尤其是那片桑树林，它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

(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)

【原乡切片】

## 回家吃顿滕州饭

□朱先宝

不知从几何起，忽然感受到了专属于老家的味道。这种味道，不仅仅是美食佳肴，还有乡土的气息，还有那片土地弥漫着的家乡情谊、血脉乡情和养育恩情。

近些年，随着自己工作岗位的变换，肩上担子的叠加，发现回家的愿望反而更加迫切了。无论是周末往返，还是假期长住，回家总能成为最直接的动机和最干脆的行为。

最近的这几年回到老家，总想吃上一口老妈做的饭菜。不知为何，感觉尤其香，这是一种特殊的味道，品尝之后带着回味，不愿让其快快散去。很是荣幸，每当回到老家，总有三五朋友相约聚会，但无论酒菜多么丰盛，都不想满腹而归，会故意让自己吃不饱。就因为想留点空隙回到家再吃一口老妈的饭菜，哪怕是家人吃完剩余的菜羹，都觉得幸福无比。稀饭里放点扁豆、地瓜干做成的八宝粥、十几种蔬菜糅合的菜煎饼、用辣椒炖出的萝卜丁、豆渣胡萝卜混在一起的菜豆腐、用粉条和豆腐炖出的辣豆腐，还有那铺在缸底的老咸菜，以及那深夜里的养胃烂面条，等等，味道真是唇齿留香……人近五十了，总是忘不了亲妈做的那一口。

滕州的饮食是带着地方特色和文化的，有独特的辣，有独特的香，这种根深蒂固的基因标签，只需一口就可分辨开来。螺丝椒必须加土豆炒出的辣子鸡，正宗黑山羊炖出的原汁原味无盐鲜香可直饮的羊肉汤、四个鼻孔的微山湖酸辣鱼、两个黄的咸鸭蛋、王开的猪头肉、张王的板鸭，另外引进而来的临沂糝汤、济宁糊粥都在滕州得到了独特发展，再加上随处可见的米饭屋，配上辣椒捣蒜的夜半打卤面，开胃菜必配的夜半胡辣汤，每当想起真是口水直流、流连忘返……滕州的特色饮食哪能是罗列名字能表述完的，哪能是靠寥寥数语就能领略奥妙的，那就请你来到我的家乡——滕州，住上几日，找个明白人带你转转，好好来感受她的香与美吧！

滕州自古以来崇文重商，是鲁南地区有名的重镇。离开家乡很多年，每次往返都能感受到家乡的飞速发展，特别欣喜的是身在外地，还能听到他乡人赞许滕州的城市建设、经济氛围、特色饮食、道路交通等等，真是发自内心的骄傲和欣慰。滕州的发展抓住了民生，更保留了传承特色，留下了属于滕州人的记忆和味道。

老家，留给我们怀念的总是太多。一旦被称作某地的人，我想绝不仅仅是对自己出生地的判定，更包含了对当地风俗习惯的继承。记住根，记住属于自己的味道。就像我热衷于回家吃顿滕州饭一样，愿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独家味道。

新闻投稿邮箱：  
qlwbxyd@sina.com